

世界文学大师小说名作典藏本

哈代

*Thomas Hardy*

乡土小说



张玲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哈代

---

## 乡土小说

世界文学名著小说  
名作典藏本

张玲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如麒  
封面设计：袁银昌

**哈代 乡土小说**

张 玲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375 插页 2 字数 132,000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21-1511-9/I·1199 定价：10.50 元

## 总 序

施蛰存

近代型的短篇小说(包括中篇小说),在欧洲,兴起于十九世纪中叶。英语称短篇小说为 *short story*,其字义为“短的故事”。中篇小说,英语为 *novelette*,其字义为“小型的小说”。而小说(*novel*)这个字的意义是“新奇事”。可知欧洲人的传统观念,以为“小说”都是以长篇巨制来叙述的新奇故事。

自从商业和工业相继勃兴,社会结构随之而大为改组。人民的生活节奏,也由中世纪的闲遐懒散,一变而为紧张忙碌。旧社会的那些在灯下炉边阅读几百页长的小说的绅士淑女,逐渐消失了。代之而兴的小说的读者,大多是职业知识分子,或赋闲的人。他们阅读小说是为了暂时填充生活

的空虚。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长篇小说,于是短篇小说应运而兴。

短篇小说并不是具体而微的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可以容纳很复杂的故事情节,可以叙述延续几个月乃至几十年的故事始末。这些功能,短篇小说都无法具有。因此,短篇小说的题材内容、创作方法,逐渐地远离了长篇小说,自成一种文学类型。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欧洲出现了许多短篇小说作家,他们的作品的题材内容都是人生或社会现实的片段。通过这一段世态人情的突出描写,反映了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形象。

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家给“短篇小说”下的定义常常举出一个短篇小说必须具有的条件是:通过少许人物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中的行为,表现了世态人情的某一方面的典型。因此,人物性格与故事结构,成为短篇小说作家最重视的创作方法。契诃夫和莫泊桑的作品,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短篇小说的典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文学出现了新的动向。在新成立的苏联,作家强调写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在西欧,由于弗洛伊德心理学说的影响,作家们注意到:一切世态人情,都有表象和内蕴两种状态。人的一切思想、观念、语言、行为,都不是单纯的思维成果,它们是各种矛盾的、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于是,有不少作家,不再以外在的

人情世态为作品的题材,而以揭示人物内心的思维活动情况为题材,于是出现了心理分析小说,使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开发了新的题材领域,短篇小说也随之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方法。这些作品,我们称之为现代型的小说。

上海文艺出版社经过精心筹备,拟推出一套《世界文学大师小说名作典藏本》,责任编辑徐如麒同志,来要我写一个总序。我看了全书目录,觉得这十种作品大致已可以概括欧洲短篇小说的发展过程。

伏尔泰是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他的著名小说《查第格》是为讽刺莱布尼茨哲学思想而作。从创作方法及故事结构两方面来看,它还不是近代型的小说。梅里美是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他的《嘉尔曼》是浪漫主义小说的杰作。从其结构及题材的处理方法来看,还是一部压缩了的长篇小说。屠格涅夫的两个中篇小说,也有同样情况。莫泊桑和契诃夫,各自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他们分别奠定了俄、法两国的近代型短篇小说的基石。马克·吐温是这一系列中唯一的非欧洲作家。他的小说以讽刺见长,可以说是伏尔泰的继承者。康拉德和吉卜林,专写他们个人独有的生活经验,在小说的题材方面,可谓独专一家。詹姆斯和卡夫卡的作品,已抛弃了十九世纪以来的旧风格,而创造了现代型的小说。

这样看来,这一系列中短篇小说,除了各篇小说本身所给予读者的精神感应之外,还可以为读者提供一种文学史

知识:短篇小说的发展历程。

我希望读者看了全书以后,还愿意什袭典藏。

1994.9.8

### 〔附记〕

这是我为“世界文学大师小说名作典藏本”所作的序言。当时,这套丛书刚出了第一辑,故序言的内容也多与第一辑的书目相关。现这套丛书准备出第二辑,并准备仍用这篇序言。我原想稍作增删的,但又想,该说的话其实都已说了,再说就有饶舌之感,故决定还是不作增删,只是补写了这段附记,以作说明。

1996.10.26

## 出版说明

一、本丛书为我社已出“中国现代名家名著珍藏本”之姐妹篇，目的是为了给广大读者了解和欣赏世界文学名著提供一个新的窗口。

二、本丛书所选均为世界经典作家，入选作品突出他的某一方面的艺术特色；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适当也选收一点中篇小说。

三、本丛书分别约请国内知名的外国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编选，并撰写选本序；另请著名前辈作家施蛰存先生撰写总序，置于每本书的书前。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年5月



乡  
土  
小  
说

## 目 录

总 序	施蛰存
选本序	张 玲
羊信所见	1
一八〇四年传奇	33
三位不速之客	44
萎缩的胳膊	77
悬石坛公爵夫人	119
在西部的巡回裁判	140
奈蒂的房产	182
魔琴师	190

## 羊 信 所 见

四 个 月 夜 的 故 事

### 第一夜

那位和蔼可亲的治安法官<sup>①</sup>——可惜他眼下已经过世了——保证这个故事的种种事实都是确有其事，他在故事开头一向都是采用很好的老式办法，先讲在某个晴朗的月明之夜，有一个神秘的身影；甚至到现在，这都是故事开场的得意之笔，如果随后铺叙得当的话。

圣诞节的月亮(他会这样讲)正在高地上展现出它清冷的面庞，高地则把它的清辉那么精密细致地反射在霜花上，

---

<sup>①</sup> 一种低级行政官员，多由乡间有声望的绅士担任。

只有在近旁的眼睛才能辨认清楚。而这对眼睛，他说，就是一个羊倌小小子的眼睛，他干这种活儿还是刚开始不久，当时他站在一个可以移动的小棚子里（牧民在早期产羔季节一般都使用这种小棚子），通过小棚的瞭望孔呆呆地看着外面的景物。

这个地点叫做接羔角，在大家知道的马勒伯瑞丘陵草原那片崎岖不平、宽阔荒凉的牧场上，它是其中一个有遮阴的部分。你要是从伦敦沿着税卡大道路过中威塞克斯，朝着巴思和布里斯托的方向穿过奥德布里坎，就可以直接走过那片丘陵草原。小棚子所在的这个地方，地势很高，气候干燥，除了北面以外，视野辽阔，高地起伏，数英里之内一览无遗。北面长着高高的一片粗硬的常青棘，枝杆粗大繁茂，在这一大片常青棘前面，又单独长出了一丛，中间有个凹窝，前面提到的那间小棚子，就巧妙地利用了中间这块空地支立在那儿，这样就完全挡住了四面吹来的风，除了通过那个狭窄的进出口以外，几乎谁都看不见。但是小棚子的两扇小窗前的常青棘，小枝条都被砍掉了，好使棚子里边的人注意看管他的羊群。

这片被常青棘丛荫庇的地方，四周围起了一排直立的桩子，桩子上还盘着这种多刺的常青植物的枝条，在这道围栏中间就是有名的马勒伯瑞丘陵草原，放养着八百只母羊。

南面，就是小羊倌懒洋洋凝望的方向，一个引人注目的东西耸立在那月光照耀着的一成不变的高原上，而且只有

一个。它就是祭司所用的三巨石结构，由三块长方形石条构成一个门形，两块直立着，一块横在顶上像是一条门楣。每块巨石都有破损、凿刻、冲刷、敲打的裂纹以及千变万化的岁月的侵蚀留下的痕迹，但在此刻，寒月的清辉给这组巨石裹上了银装，极其优美动人，安排有致，看不出有什么毁损的痕迹。这个历史遗迹当地称为魔鬼之门。

一个老羊信从母羊那个方向走过来，进了小棚子，在昏暗中打量了一下，便用不大高兴的口气问那个男孩：“你在打瞌睡吗？”

小小子有点怯生生地回答说，没有。

“那么，”老羊信说，“俺这就回家去歇上几个钟头。俺看看，眼下这里没有啥事儿要干了。天亮以前，母羊不需要多照管啦——它们要是需要照管，那么就太出格了。可是上头的命令是要俺们俩有一个人得留下，那么俺就把你留下啦，你听见了吗？你白天可以睡觉，俺可不行。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跑下去，十分钟就可以到俺家。俺供不起你蜡烛，可这个礼拜是圣诞节，大家都放假，你也快活快活，坐在椅子上打个盹，不用老睁着眼睛守着，不过得注意，每次都别睡得太长，别等那魔鬼之门的影子挪过了几尺长都还不醒，你得注意一下那些母羊。”

小男孩儿并没有肯定地回答，老人用他那根弯把牧羊棍捅了捅炉子里边的火，给他那个小伙伴关上门就走了。

自从产羔季节开始以来，每天晚上的事情多多少少总

是这么个样，所以小男孩对这一番叮嘱一点也不感到惊奇，拿起几根干草在炉子上点着，自己要乐了一阵，然后出去，到母羊和新接产的羊羔那儿转了转，又回来坐下，最后睡着了。他一向都是这样执行他的看守任务，虽然这个星期才特许他打打瞌睡，可是事实上他以前每个星期都是这样办的，睡起觉来，常常是直到早晨三四点钟那个老人的弯把牧羊棍敲在他肩头的时候才醒。

那天他醒来的时候大概是十一点钟了。他很惊讶，显然没有人叫他或者敲他就醒了，他再想想，他就认为一定是有人叫过他，尽管这个人并没有进来。他透过窗子看看那边的羊群，它们都静静地卧在那儿，和他刚才看它们的时候一样，只听得见有一点点轻微的咩咩声，并没有谁来这里打扰。他然后又从对面的窗口望出来，这边情况却不同。霜花像以前一样，在月光下晶莹闪亮，偶尔有棵常青棘在上面显得像一个黑点，远处现出三巨石门那阴森可怖的形象。但是在三巨石前面却站着一个人。

只需稍微观察一下，就看得很清楚，那个人不是那个羊倌，也不是农场里的某个工人，因为他身穿一套深色的衣服，身条细瘦，姿态优雅。他在三巨石前面来回踱步。

小羊倌还没来得及猜想，这个陌生人此刻在这里出现究竟是什么蹊跷事儿，却又看见第二个人影穿过空旷的草地，朝着三巨石所在的地方和遮挡着小棚子的常青棘丛走来。第二个人是个女的，那个陌生男人一看见她，就急忙赶

上前来，刚好在小棚子的窗前和她碰上了。她好像还没有注意到他打算干什么，他就用双臂把她抱住了。

那位夫人挣脱了身子，带着庄严的神情倒退了几步。

“哈丽特，你来了——就为这个祝福你！”他感情炽烈地喊道。

“可是不要为了这个，”她回答道，带着生气的口吻，然后语气变得温和了一些说，“弗瑞德，我来了，是因为你恳求我来！你写这样一封信，究竟是抱的什么目的？我害怕我不来会给你造成不幸。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是从我父亲的家里一直走到这里来的。”

“嗯，怎么回事？我们上次见面以后，你是怎么过的？”

“只简单说几句吧；你不用问也许都知道了。自从上次我走过这块丘陵草场以后，我到过许多国家，见过许多人，可是我想念的却只有你。”

“你这样奇奇怪怪地把我请到这儿来，难道就只是为了告诉我这个？”

一阵清风把他小声的回答和随后几句话吹散了，等到又能听到那个男的说话，他说的是：“哈丽特——说句真心话，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我听说，公爵对你并不太好。”

“他性子急躁，可他是一个好丈夫。”

“他对你说话粗鲁，有时甚至威胁说要把你关在屋子外面。”

“弗瑞德，只有一次！我以名誉担保，只有一次。我再

说一遍，公爵是个非常好的丈夫。可是你施展诡计，深更半夜把我叫到外面来，应当受到惩罚。你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哈丽特，我最亲爱的，这难道公正，或者合理吗？你同他一道生活是很可怜的，尽管你脾气柔和，可是他那刁钻古怪的性格让你日子过得很痛苦，难道这不是尽人皆知的吗？我来是想知道，我能不能帮帮你。你是一位公爵夫人，可我不是弗瑞德·奥格本而已<sup>①</sup>；可是我也许能够帮助你，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一个温柔可爱的声音是应当能使他懂得文明礼貌的，特别是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温柔可爱的面庞呢！”

“奥格本上尉，”她带着开玩笑的味道叫道，“我年轻时代的伙伴怎么会像你这样对待我呢？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死盯着我！难道你要说的，果真只有这一点吗？我看我的确不应该来。我这样做太欠考虑了。”

又一阵清风把这场谈话吹走了一段。

“很好，我看得出来，对我来说，你是死了，没了，”接着又听见他这样说，“你那声‘奥格本上尉’就是证明。我过去爱过你，现在也同样爱你，哈丽特，没有减少一分一毫；可是你却不是过去那个样子了——以前你对我是诚实的；而现在你却用装模作样的话把你的心掩盖起来。就让它这样

---

<sup>①</sup> 意指自己没有贵族头衔和身分地位。

吧；我决不会再来看你了。”

“你这个傻瓜，你不用拿这种悲惨可怜的腔调讲话。你可以用普通的方式来见我——你为什么那样呢？当然，可不是现在这样一种方式。如果不是刚好公爵离家出门去了，我现在是不会到这儿来的，他走了就没有人来检查我这跳得不规律的脉搏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

“后天，也许是大后天。”

“那么，明天晚上再来和我会面吧。”

“不行，弗瑞德，我不能来。”

“如果明天晚上你不能来，你可以后天来；他回来以前的这两天，请你留一天给我吧。好了，你保证来吧！明天或者后天晚上，你来看我，同我告别！”他抓住了公爵夫人的手。

“不行，弗瑞德，可是——放开我的手吧！你把我这样抓住，你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说，爱情使一个人只想到一个女人的过去，而忘了好好尊重她现在的地位，那么，弗瑞德，你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你哄我，让我怜悯你而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又在这里紧紧抓住我，你是太不善良、太不礼貌了。”

“可是再来看我一次吧！为了请求这个，我走了两千英里啦。”

“啊，我决不能来！会有人造谣污蔑的——只有天知



道！我不能和你会面。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别这么要求吧！”

“那么，对我承认两件事：你曾经爱过我，你丈夫现在经常对你不好，足以使你想起你老想着我的那个时候。”

“好吧——这两件我都承认，”她有气无力地说，“可是这样承认是违背我的良心的；我发誓，这种推论是不对的。”

“别这么说，既然你已经来了——就让我对你来了这件事，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这对你一点损害也没有呀。再来一次吧。”

他仍然抓住她的手，搂着她的腰。“那么，好吧，”她说，“到此为止，我不让你再多讲啦。明天晚上或者后天晚上我愿意跟你见面。好了，让我走吧。”

他放开了她，他们就分开走了。公爵夫人迅速跑下山，朝着远处那座谢克法城堡跑去，他望着她直到看不见了，才转过身来，大步流星地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于是一切又重归沉寂，阒无一人。

然而，这只有一会儿工夫。等他们全都离开很远以后，又有一个人影在那个地方出现了。他是从那个三巨石门后面走出来的。他比前面那个男的魁梧，脚登皮靴，上着马刺。这个景象立刻说明了两件事情：他监视过上尉和公爵夫人的会晤；他虽然很有可能看到了这对男女的一举一动，包括拥抱在内，但是离得太远，听不见那位夫人讲的那些不太情愿的话——说真的，甚至根本听不见任何话——因此